

诗路放歌

游子(外五首)

李秋彬

春风蹬过桑田
是谁耕耘在黄土地上
庄稼啊,你我像是兄弟
请替我唤一声
养你的老娘

秋风蹬过桑田
是谁累倒在黄土地上
庄稼啊,你我若是兄弟
先替我哭一声
遥远的亲娘

麦田之夜

麦子割倒后
广袤的田野,就轻了
躺下来的田野
和母亲一起均匀地打着鼻息

子时过后
稀疏的说笑,静了
热火朝天的镰刀,冷了
充饥的晚餐,凉了
月光,给大地盖上一夜薄纱

一地的麦穗
像安分的婴儿在沉睡
娘的心头轻了
娘的梦沉了

故乡的蛙鸣

每到春天
有些刚懂事的小蝌蚪
会游进一本书里
去找妈妈

每个有蛙鸣的夜晚
女儿会点一个橘红的灯盏
寻找黑色的字句
用潮湿的童声
为整个故乡,呱呱诵读

思乡药方

按方煎药
白露半杯,黑夜一把,月光二两,蝉蜕三只,蛙声满塘
用秋后的蟋蟀和土墙根的蚯蚓做引子
在红泥火炉上,大碗熬成小碗
可治疗空虚、思乡、憋屈和多年的水土不服

蒸气

在天下灶台上
有人蒸窝头
有人蒸包子
有人蒸,大碗的肥肉

我想蒸,一锅正气
飞得上青天
归得入黄泉

自古做人难
多少百姓
都在不蒸馒头蒸口气
不然
就咽不下这口气

爱情

我不在了
你不要去哭倒长城
你不在
我不去金山寺戴发修行
我们都不在了
就变成两只蝴蝶去相守爱情

郑州地理

烟雨官渡桥

韩达

出如有无数双纤手在轻轻拨动丝弦的欢调……我无法把18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官渡之战和眼前的一切联系起来。

但是,公元200年那场早已载入世界战争史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战役,的确就发生在此刻的脚下。作为中外军事史上典型的以弱胜强的案例,据说许多西方国家都把它编入了军事教材。可惜的是,它像人类历史上许多个体经验一样,永远都是不可复制的。袁、曹之战的结局,既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假如曹操没有奇袭袁军的粮仓,假如曹操知难而退,假如袁绍的心腹不去投奔曹操……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假如袁绍也能像曹操那样知人善任,得一位关羽那样智勇双全、忠义盈怀的大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犹如逻辑学上忽略了前提下的推理一样。总之,官渡这块土地没有成就袁绍,而成了曹操的福地。中国历代王朝,尽管三国存在的历史很短,但因陈寿和罗贯中的文字,留下的故事最多。仅在今天的官渡桥村,就有如“袁绍岗”“曹公台”“逐鹿营”“拴马槐”“饮马井”等地名至今尚存。民间的流传更是数不胜数。在村中随便找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能如数家珍地

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口口相传的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能感受到讲述者眉宇之间含着的自信、昂扬之气。

群雄逐鹿中原的时代早已融入历史。昔年的风流人物也只是留下空名载入史册。曾经让他们大展用武之地,或追悔莫及的山川风物,也早已经置换了一代又一代的主人。我们之所以对官渡桥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仅是《三国演义》中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而更重要的是官渡之战的主角是位诗人。曹孟德作为建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苦寒行》《观沧海》等诗,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苦寒行》《观沧海》均为曹操官渡之战后,于统一北方的征途中所作。前者是率师出征,后者是凯旋。前者写冬之寒山,后者绘秋之海景。曹操把自己的雄心壮志与目中之景巧妙地融为一体,或励志,或寄愁。一代盖世枭雄,其实在他的心中从来都未曾失去浪漫的文学生情。

官渡古战场,尽管1800年来曾因黄河决堤而被淹70余次,但是留给生活在在这片土地上的后人,仍有深深的印记。就连时任中牟县女子小学校长、清末民初的周淑君大才女,也放弃了婉约:“也无官渡也无桥,化作烟村万千条。若

问其名还似昨,空存三字到今朝。”

官渡桥所建不知始于何代,消失也不知在何年。古老的官渡城也早已城摧垣塌,官渡之水河梁圯毁。曹、袁在此也成争战的鼓角早已随风逝去。县城与官渡桥村交界处,一尊身披盔甲、策马挥剑的巨型曹公雕像,似披千年历史的褶皱,极具夸张的姿态充满了庄严肃穆的仪式感。

此景也许最宜于朝阳和夕晖中去凝望,方能感受到那种厚重的肃穆和沧桑……

官渡桥村人是幸运的。应该感谢陈寿的《三国志》,应该感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因为建筑和文字永远是人类见证、记载历史的两个载体。

昔年官渡之战的风云人物,早已一一隐入春秋。然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更是代不乏人。而最为民间熟悉的,恐怕就是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武圣关羽云长了。如今,官渡桥人在这建成了庄严的“文圣殿”和“武圣殿”,不知当年爱读《春秋》的武圣人,会不会效“乘鹤仙人”,凌波来觅故地?倘若如此,那就不只是清夜挑灯再读《春秋》了。他可以直接邀约孔夫子彻夜长谈,为官渡桥再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麦田心语(摄影) 苗青

新书架

《上帝怀中的羔羊》 一卷坚毅女性的群像

田果

故事的时代背景介乎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20年左右,主人公并不是拥有黑奴的种植园主,而是追寻梦想、开垦土地、开枝散叶的拓荒者。其中尤其塑造了几位多元而立体的女性角色,如《飘》中的女性一样,有着斯佳丽式的勇敢聪慧、梅兰妮地地坚韧善良。本书另一大看点就是对拓荒者的生活描写极其翔实。作者通过大量调查,百科全书式地展现了先民从无到有,驾驭自然的能力。耕种、狩猎、孵化、放牧,盖房子、打家具,染布、制药,甚至可回一大堆麦子,但母亲根本不听我的话。她说,“黄金落地,老少弯腰”,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再说,买来的麦子和拾来的麦子一样吗?因此,每年麦季过后,总会有五六蛇皮袋换来的麦子堆码在母亲的床榻上。那些麦子让母亲弯过多少次腰,流过多少汗珠,我永远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母亲早晨出门时,身子是朝向麦茬地的,影子是朝向村庄的;傍晚回家时,身子朝向了村庄,影子却朝向麦茬地。当母亲的身子和影子合为一体时,我知道,她老人家要么是幸福地睡在了可爱的村庄里,要么就会像父亲一样永远沉睡在金黄的麦地里。但我相信,无论是睡在村庄里,还是睡在麦地里,只要有金黄的麦子相伴,只要有美丽的云雀歌唱,我的母亲就一定会睡得很踏实,睡得很幸福。

自庆幸。多少年来,就是这条腿帮助母亲成功地预报了天气,让她始终走在了好多雨水的前面了。

从麦子开镰到黄豆进地里,母亲的日子一直都心甘情愿地被一穗穗麦子独霸着。虽然每年一到麦季,我在电话里反复劝说她不要再下地拾麦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买回一大堆麦子,但母亲根本不听我的话。她说,“黄金落地,老少弯腰”,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再说,买来的麦子和拾来的麦子一样吗?因此,每年麦季过后,总会有五六蛇皮袋换来的麦子堆码在母亲的床榻上。那些麦子让母亲弯过多少次腰,流过多少汗珠,我永远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母亲早晨出门时,身子是朝向麦茬地的,影子是朝向村庄的;傍晚回家时,身子朝向了村庄,影子却朝向麦茬地。当母亲的身子和影子合为一体时,我知道,她老人家要么是幸福地睡在了可爱的村庄里,要么就会像父亲一样永远沉睡在金黄的麦地里。但我相信,无论是睡在村庄里,还是睡在麦地里,只要有金黄的麦子相伴,只要有美丽的云雀歌唱,我的母亲就一定会睡得很踏实,睡得很幸福。

回望故乡

俯向麦茬地的身影

李星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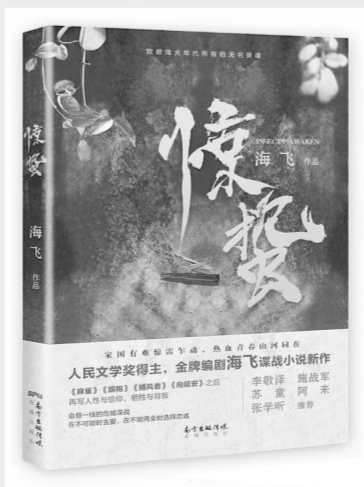
的教堂,却站立着一排排绿荫掩映的村庄,绿色的岛屿一样,在母亲的目光里生动地迤逦着。

四周很静,母亲的身前是麦茬地,身后还是麦茬地,只有云雀在云影里唱着歌儿给母亲听。母亲很喜欢云雀,称它是麦地鸟。拾穗时,母亲发现了云雀窝,总会转着圈儿,慈祥地看一会儿,但从不用手碰一下窝里的蛋卵。母亲说,云雀只要一闻到蛋卵上的汗味,便不会来孵了。小时候,我见过云雀蛋,大如麻雀卵,上面缀满了斑点,恰似瘦子怀孕时脸上飞满的蝴蝶。那时候,我之所以愿意跟着母亲下田拾麦,纯粹是想在麦茬地里捉到几只幼小的云雀来喂养,但因母亲的阻拦而未能如愿。在我的记忆里,云雀总是和麦地与母亲紧紧

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我每次看到云雀从麦地里快速飞向晴空时,总以为那生灵根本不是鸟,而是受神灵点化过的泥块,是母亲麦地飞翔的灵魄。

母亲白天拾回了一大蛇皮袋子麦穗,晚上便将麦穗铺放在干净的地方,用棒槌轻轻地捶着。捶下了的麦粒,再用簸箕上下颠动,扬去麦壳和尘土,放到弟弟家的楼房顶上晾晒。别看家里晒了麦子,母亲是从来不用担心雷雨会突然降落的。十几年来,母亲那条患有关节炎的腿就是准确的天气预报,只要那条腿哪天晚上开始发痒生痛,里面并像是有大群蚂蚁在搬家,那么第二天天气准会发生变化,不是阴天,就是下雨。别人都为得了这种病而痛苦,可母亲却为得了这种病而暗

连载



一件白色竖条纹的西装,甚至还打了一个黑色的领结。陈山猛然明白出卖张离的就是费正鹏,他迅速关上办公室的门窗,拉开抽屉,取出那把勃朗宁M1910手枪。就在他想要打开门匆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伸向门把手的手停了下来。一会儿他坐回到椅子上,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想费正鹏并不愿意出卖自己,不然自己早就和张离一起被捕了。陈山又把枪放回抽屉,整了整衣服的扣子,走出门去。

费正鹏走在二楼的过道上。他突然看到陈山出现在不远处,双手插在裤袋中向他微笑着。两个人走近了,面对面地站着,彼此友好地微笑。陈山伸出手说,老费,看来又可以吃你的辣子面了。费正鹏也伸出了手,和陈山的手握了握,又松开了。他突然觉得伸手的时候肘部有点儿局促。这身从大伦呢绒洋服号定做的西装明显不合身。陈山说,你这身西装做得小了,哪家裁缝铺做的,可以关门了。费正鹏想回答一句什么,但是他想不出来该怎么说,所以只能牵强地笑了

张离咬得很死,什么都不肯说。荒木惟说,那就等于你没把张离给我们。你不用跟我讨价还价。

费正鹏想了想,垂下了头颅说,好。

在荒木惟离开病房前,费正鹏搓搓双手提出来,能不能为余小晚买一只取暖的水汀。费正鹏看到荒木惟表情古怪地笑了一下,他后来伸出手在费正鹏的肩上一拍了拍说,情债欠下了,就是一辈子。你慢慢还。因为费正鹏的个子比荒木惟高出了许多,所以看上去他拍费正鹏肩膀的样子有些吃力。荒木惟收回手,对身边的人说,给余小姐配一只水汀。

更多的时间里,费正鹏住在梅花堂一楼的一间略微有些潮湿阴冷的空屋子里。他还是喜欢来找陈山下棋,每次下棋仍然是陈山输。这让陈山感到无地自容,他推开了棋盘说,你这次下的棋不是诱杀,这一次是追杀。费正鹏压低声音,有些兴奋地说,我告诉你,余小晚的手指头能动了,我一直没有停止为她做针灸。我想让你陪我一起把她送到国外,你必须配合我!

我已经记住我的阵营。但我

不准你死!为什么?张离说。陈山的眼圈红了,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你死了,我也和死了差不多!你可以这样说,我还是很高兴。你可以去猛将堂孤儿院,接头暗号我说给你听,记住,不能说错一个字。

张离紧紧地抱住了陈山,在陈山的耳边,她告诉陈山接头的暗号。她的头发被风吹动,不停地轻拂在陈山的脸颊上。陈山猛然想起了第一次初见张离的时候,张离正在费正鹏的办公室里。就过了差不多那么一瞬间,张离就要结束她无拘无束的青春。张离轻轻推开了陈山,突然说了一声时英,我来了。边说边一头撞向了钱时英的墓碑。陈山猛地一把拉住张离的手臂,但张离的额头已经触到墓碑。她撞晕了过去,额头上全是血。

陈山的眼泪一直没有掉下来。他拦腰抱起了张离,一步步地走向远处路边停着的车子。走到刘芬芳和那两名特工身边时,

陈山吼了一声,给老子闪开。这让刘芬芳吓了一跳。他们上了车,车子披着一身夕阳,歪歪扭扭地向空无一人的西郊。在远处的树丛里,千田英子从望远镜里看到那辆车子,甲虫一样慢慢地爬行在一条泥路上。她放下望远镜,抬头看到一群麻雀从树丛中飞旋与上升,胡乱地扎进一堆辽阔的夕阳里。千田英子开始想念她的老家札幌,在札幌也经常能看到这样苍凉的场景。她觉得人生本来就是苍凉的。

千田英子对身边的特工说,收!

陈山站在二楼窗口,她把窗户打开了,傍晚的冷风一阵阵地从窗外灌进来。陈夏看着一辆冒着热气的汽车开进了梅花堂院子时,院里的路灯刚好整齐地亮起,仿佛是为了迎接陈山似的。陈山横抱着张离从车上下来。这时候的张离刚好从昏迷中醒过来,从她的角度往上看,看到了陈山的头发,睫毛,鼻子,嘴巴里呵出的热气,以及路灯光下被风吹起而摇晃的树叶。荒木惟站在陈夏身边,微笑着地上临下看着这一

切。他一边抽雪茄,一边看着表情沉重的陈山抱着张离向刑讯室方向走去。荒木惟对雪茄深深迷恋,并且告诉陈夏,就是那种白而细腻的烟灰,都会令人迷醉。有时候,他甚至怂恿陈夏也抽一口。

陈夏就站在荒木惟的身边。她看着这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一成不变的笑容,心里就会显得越来越不踏实。她突然觉得荒木惟干净整洁的外表与形象,让她觉得如此陌生。他不仅治好了她的眼病,培养她成为优秀的特工,也给了她情窦初开时的那种欢欣。而哥哥陈河,以及张离的被捕,让她觉得眼下突然涌上来的战栗,如此迅猛地淹没了她。这时候走在院子里的陈山停了下来,他抬起头向二楼的窗口张望了一下。陈夏就觉得这是陈山在看她,陈山抱着张离继续沉着平稳地向前去。陈夏突然觉得陈山看她的目光如此的冷漠,仿佛看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

张离的被捕入狱,让陈山断定荒木惟一定在暗中监控着自己。第二天中午,当陈山站在窗口连续抽到第二支烟的时候,他开始